

衬纸几叠仍齐整 镇纸一方有余温——怀念刁其麟老师

□ 赵大莹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一

恍惚之间，壬寅过半。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北京又进入到雷阵雨多发而随机的夏天。暑气溽湿，着实憋闷难耐。每天提归文献，我和同事们都要会念叨几句天热多雨，大家互相提醒带雨具、注意防暑除湿，盼秋日早来，平安渡夏。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的纪念日，雷雨从4点多一直持续到早高峰。9点多雨停了，工作室温湿度调整平稳之后，大家像往常一样提书、按不同项目分配数字化设备，然后请返聘老师们做文献前整理、加衬纸，开始一天的数字化工作。下午两点，郭静忽然问我，返聘刁（其麟）老师是否请假啦，今天在二楼工作室没有见到。刁老师以往有事都会提前请假，这倒是第一次没有按时到岗。我想着上个月刁老师请过半天假去医院拿药，以为这次也是一样去拿药，因为着急而没来得及请假，便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没想到，电话甫一接通，哭声便传过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接电话的是刁老师的女儿刁天婷，她泣不成声，缓了半天，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刁老师早上突发心肌梗塞，未能抢救过来，去世了。

噩耗仿佛当头一棒，砸的我目瞪口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刁老师一向热爱跑步，生活规律，我只知道他患有高血压，没听说有心脏问题啊。强忍泪水，我问天婷后事是如何安排的，我是否方便去家里帮帮忙。天婷说，今天不合适，妈妈太难过了，她们需要缓一下，建议明天再去家里；倒是希望我能帮忙问问单位相关部门，是否需要办理什么手续。事出突然，她既不懂也顾不上。目前她只是与八宝山殡仪馆联系确认了遗体告别仪式，定在8月1日的上午11时至12时。

放下电话，深吸几口气，我赶紧向陈红彦主任报告此事。陈主任因公出在外，便让我多安慰家属，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就尽力帮忙。我联系了离退休干部处赵磊，说明情况，询问了单位对于后事安排与报账诸事手续；又联系八宝山殡仪馆，确认了遗体告别仪式期间的防疫要求。上述事项整理后告诉了刁老师女儿天婷。

7月29日上午，离退休干部处的处长孙乐、副处长赵磊，以及王红老师，加上古籍馆的周春华老师和我，一起去刁老师家里探望。开门的是刁天婷，一袭黑裙，人很疲惫，又倔强地打起精神，招呼我们进门。刁老师遗孀王老师，拖着沉重的脚步请我们到客厅坐下。刁老师退休以后，从2016年开始到我们组返聘，到今年已经6年了，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刁老师家。客厅里养花养鱼，整整齐齐，沙发靠近推拉门，可以让行动不甚方便的王老师随时坐下，一眼看去，就是精心打理过的温馨之家。从王老师和天婷的讲述里，那个简朴、自律、热心的刁老师，又徐徐浮现在眼前。

二

刁老师夏日里总爱穿一条白色的西裤，上面配半袖衬衫或Polo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听王老师说，裤子是刁老师在家乐福换季商品断码打折的时候买的，20元7条。每条都熨

烫平整，换着穿，多少年都没变形。认真生活的人，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做好细节，就是刁老师这样吧。

早啊，刁老师。这是今天需要衬纸的书，最近的项目，需要前整理的比较多，您看有没有问题啊。如果忙不开，随时叫我们吧。

没问题。你们那里更忙，这些我能处理，放心吧。楼下忙不过来的，你们也可以送上来，我来整理。

工作上的对话，不是客气的寒暄，是实在的分担。刁老师对于每天待加工的文献，总是高效完成前整理，有余力时还主动分担其他同事的任务。案头的衬纸，刁老师总是按照尺寸大小分成四五叠，再根据常用与不常用的情况，定期告诉我们哪些需要更换，哪些还需要特制尺寸。镇纸与卷尺，收纳得整整齐齐，随时取用，很是方便。

我有时候会问刁老师，文献前整理，特别是衬纸，有没有什么技巧？怎么刁老师总是衬纸速度那么快，我们年轻同事们都赶不上呢。他就会笑笑，谦虚地说，没什么，就是熟能生巧，要手稳一些，小心一些。我说要给刁老师拍个慢动作视频，让我们观摩学习，想着啥时候准备妥当，支上设备好好拍一下，结果一拖再拖，竟然没能拍成。手机里只有当年抓拍的两张工作照，还是刁老师坐得笔直的背影和侧影（图1）。



图1 刁老师在衬纸（2016年5月）

刁老师在返聘到我们组以前，是在普通古籍库房工作。在长年的积累中，对文献管理、整理都有一套经验，特别是有些细节，非耳濡目染，难得其法。我曾几次跟刁老师商量，希望他能给年轻的同事们培训一下，讲讲他所谓的小事情和小细节。但是一来刁老师特别谦虚，总是说没啥没啥，不急，看看就会了；二来工作日益繁忙，人手逐年短缺，难以安排合适的时间一起学习。我想条件具备再安排培训，可如今已无法实现了。

行胜于言。刁老师虽著作不多，但长期言传身教，对我们组的年轻人影响非常深远。近几年因为古籍作为文物，需要按文物普查的标准做登记拍照等相关工作，我开始关注到装具数字化的问题。如何有效采集装具的外观和结构信息，拍摄多少张照片性价比最高，取决于

对装具本身的认识。为此,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刁老师的文章《从古籍装具结构和形态的演变谈古籍保护》^①。虽只有一篇,但详细的描述与总结,让我加深了对普通古籍大规模使用的装具的了解,为后面科组内部的装具数字化操作细则的撰写,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2020年,在陈红彦主任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组的工作手册《古籍规范化数据采集实践》在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没有多么高深的前沿理论,全书都是秉持“大数据、小细节”的理念,把古籍和特藏文献在数字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管理制度、操作流程、技巧方法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尤其重视实践性,那些非亲身经历而不得的小细节,很多都是从不同的前辈同事和日日相处的返聘老师们身上学到的。比如衬纸的制作材料与常见规制、插入与撤除注意事项;前整理的常用工具与使用技巧;不同形制藏品的取、放、翻、合的注意事项;大幅面文献的卷收与折装方法,等等。这些内容是古籍保护在数字化工作中的实际操作方法,往往也是同行咨询最多和实践中最关心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指导作用。

同行交流或学生培训时,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是看着电子书诞生的。现在的大规模古籍数字化,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做最好质量的图像数据,在能把控的条件下,努力做到“No garbage in, no garbage out”^②。做好这个基础,才能支持未来的技术应用,无论是文本识别、数据分析,乃至做关联关系、实体识别等,只有建立了国家级的基础数据语料集,才能实现最新的信息技术在古籍领域的有效化应用。而极致化的数据质量,要靠完善各样的小细节才能实现。这些是我们传承而来又要传扬下去的职业财富。

三

刁老师是典型的外冷内热性格。他不善辞令,不苟言笑,但其他人遇到困难,他总是挺身而出,从不计较。除了日常的古籍数字化前整理工作,刁老师同样参加其他临时性的任务。比如数字化人手不够,长轴文献扫描需要辅助,他就和年轻同事们一起,在设备两侧分别托着卷子,随着工作进度,展开再卷收,还要关注设备托稿台的升降情况,在强光和噪音之下,保持高度注意力,防止文献拉扯或掉落。一个上午过去,都是腰酸背痛。比如展览过程中的展厅值班,涉及很多细碎的事项,开关灯、布撤防、巡视安全、登记参观人数、读者参观答疑、突发事件处理等,有刁老师在场,大家总是很放心。

自2020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古籍数字化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这是需要文献出入库的现场工作,无法居家办公完成。为此,轮流到岗开工,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工作任务。我们不得不综合考量员工是否具备点对点到岗开工条件、居住地疫情管控情况,乃至是否需要在家轮流带娃上网课(因为组里同事大多是三十至四十岁的年龄)、是否有弹窗,综合考量,最后做出上岗安排。刁老师得知这些困难后,有几次特意跟我说,他住得近,可以步行上班,排班到岗,算他一个。正常复工后,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赶进度,完成因疫情影响的数字化工作。不但同时开工的设备增加,且由于人手紧张,刁老师和周崇润老师去年

^①刁其麟:《从古籍装具结构和形态的演变谈古籍保护》,《中外企业家》2011年第12期,123—124页。

^②原话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GIGO),一般认为这句话是IBM程序员George Fuchsel提出的。直译过来是“如果输入错误的数据,结果也是错误的”,用以提醒学生必须检查和重新检查他们的数据并编码以确保结果是有效的。

下半年开始又兼顾二楼数字化工作间的加工监护，有时一上午连续不停，但我们从未听到刁老师抱怨工作量增加，反而是经常听他说，一楼忙不开，就送一些待整理的文献来二楼给他。当然，但凡能供上设备运转，哪怕一楼我们全员停下其他工作都来做前整理，也尽量不会再去增加返聘老师的工作量。大家都想尽力多做一些，给其他同事减轻负担。点点滴滴，于无声处，大家的心更近了。



图 2 科组南区同仁合影（2022 年 1 月）

刁老师的父亲也是国家图书馆老员工。作为图二代，他对工作、对藏品有自己的感情，都融入在四十余年从业历程的分分秒秒，热爱、珍惜、踏实、勤谨。他的离开，令我们深感悲痛。每次走过他的工位，看到案头一叠叠衬纸、镇纸卷尺整齐摆放，恍惚间似又看到那个笔挺而清瘦的背影。最后谨以寥寥数语寄托哀思，作为对刁老师的敬意与怀念。

刁老师返聘，六年有余。工作勤恳、与人为善，精神饱满、着意锻炼；壬寅时疫，主动加班，不言辛苦，立身为范。素来和乐强健，不图忽而构疾，昨日一别，竟成永诀！案头衬纸，齐整俨然。镇纸卷尺，仍有余温。七月风忽凄，同仁泣如雨。惟愿刁老师此去安然平顺，绵绵福泽，护佑子孙。呜呼！清茶浊酒，伏惟尚飨！